

協大圖書館

福建協和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會文史叢刊之三

杜環經行記箋證

張一純著

張一純著

文史叢
刊之三

杜環經行記箋證

私立福建協和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會出版

70107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初版

文史叢刊
杜環經行記箋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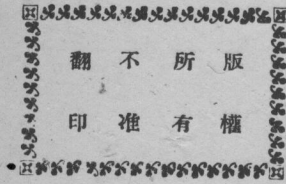
每冊定價伍拾元

著者 張一純

發行者 協和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會
福建邵武

印刷者 協大印刷所

經售處 協大書店



協和大學文史叢刊序

文化是生活的結晶，也是民族的量尺，一個民族的文野，即以文化的高低爲準。我國四千餘年的文化，在十九世紀以前，爲東方諸民族的明燈，惜自開關以來，國人不知對於固有國粹加以科學化的整理，致前此輝煌燦爛之文化不特不能追隨時代，作活潑的進展，反而固步自封，比之西洋文化，竟有相形見絀之感，此非文化之不如人，乃祖述闡揚之未力也。

本校同仁對於本國文化的研討向具熱誠。原以力量棉薄，先組織福建文化研究會，以致力於本省文化的整理。十餘年來的努力雖未有顯著成就，惟對於研究的精神，則始終如一，這未始不是一件難得的事情。最近復以人員日見充實，研究範圍亦逐漸擴充，乃將福建文化研究會改組爲中國文化研究會，冀對於吾國文化的探究能作些微的貢獻。

中國文化研究會主要工作，除選購文化專書與創設文史研究室以利研究外，在出版方面亦有福建文化的編印。本年度更決定刊行文史叢刊一種

，其目的有二：一、凡專題研究的稿件較長者，概以叢刊方式刊印，藉以提高研究風氣。二、本學術公開的旨趣，將研究結果公佈，藉以請求國內外學者的指正。

至於本叢刊的著作均為本校教師，平時為課務所羈，於研究工作的進行深受時間與物質的限制，抽暇屬稿，所得結果恐多未盡愜意，且以遷校邵武，印刷技術較差，訛誤定必更多，還祈讀者予以原諒與指正為幸！

卅三年二月十日檀仁梅序於福建協和大學

杜環經行記箋證目錄

張一純著

引言 一

碎葉國箋證 三

石國箋證 二一

拔汗那國箋證 二四

康國箋證 二八

波斯國箋證 三二

大食國箋證 三四

末祿國箋證 四五

苦國箋證 四九

拂林國箋證

五二

摩隣國箋證

五九

大食法大秦法尋尋法箋證

六四

師子國箋證

六三

插圖箋圖

二八

杜環經行記參考地圖

二四

不圖箋證

二一

華萊國箋證

二

記言

一

封疆錄

第一輯

引言

唐與大食，東西遙遙相對之大國也，天寶中，兩國大動干戈，高仙芝兵敗，杜君卿族子環被虜至西亞，閱十餘年而由海道歸，當時曾著經行記以志異域，惜原書散佚，可慨也已，今所傳者，英美法德日諸漢學家曾開譯之，蓋吉光片羽，彌足珍焉。

予弱冠卽好此書，嘗以丁謙所致，略而未審，王靜安氏所校又無注，展卷往復，欲爲之補，人事鞅掌，逡巡未果；客歲壯月，余來昭武，山居多暇，乃綴輯舊籍而箋之，所引固屬常見，然鈎稽比附，頗費時日，覃思移晷，輟管不寫一字者屢屢矣。茲事甚小，知者不爲，若能探賾而鈎其玄，豈非讀史攷古之一助耶，率爾操觚，紕繆難免，獻曝云爾，何敢言著述哉！

茲篇蒙吾友李叔和先生竭誠鼓勵，傳衣凌先生悉心校閱，鄭大同君代予繕寫。友生佳貺，永矢弗諼。

純附識

三月一日，一九四四

碎葉國箋證

碎葉國

案：碎葉國在碎葉水（詳見下文）之岸，即 Sub-ab 城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作素葉城，大唐西域記作素葉水城。玄奘嘗在此遇突厥葉護可汗（慈恩傳卷二）。

Chavannes. Barthold 皆謂碎葉城必在 Tokmak 原址或其附近（西突厥史料馮譯本頁 10。Barthold: Zur Geschichte des Christentums in Mittel Asien. p. 36）。Tokmak 在今俄屬中亞 Balkash 湖南（日本箭內互博士東洋讀史地圖同此）。大唐西域記謂素葉水城在 大清池 (Issik-kul) 即熱海，詳見下文）西北五百里（卷一）是也。商務之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謂碎葉城在 Balkash 湖西，誤。

新唐書王方翼傳曰：「……（公元六七七年。裴行儉討遮旬——西突厥別部帥。）奏爲副，兼檢校安西都護……方翼築碎葉城，面三門，紆還多趣，以詭出入，五旬畢，西域胡縱觀，莫測其方略，悉獻珍貨……」（卷一一一）。新唐書地理志焉耆都督府下有曰：「貞觀十八年（六四四年）滅焉耆，置有碎葉城，調露元年（六七九年），都護王方翼築四面十二門，爲屈曲隱出伏沒之狀云，」（卷四三下）。

新唐書裴行儉傳曰：「（行儉旣以計取西突厥阿史那都支，召執諸部渠長，降別帥李遮旬以歸）。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……」（卷一〇八）。

新唐書西域傳曰：「調露元年，詔裴行儉將兵護（卑路斯子泥涅斯）還，將復王其國（波斯），以道遠，至安西碎葉，行儉還」（卷二二一下，舊唐書卷一九八誤爲儀鳳三年卑路斯事）。

俄人 Bretschneider 謂碎葉與回紇 Bukukhan（卽唐書之骨咄祿毗伽闕可汗）之 Belasagun 及西遼 Yngus-ordo、三城均在「一處也」（*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Resources* I. p. 227. note 583）。英人 Beal 疑素葉卽入刺沙袁（*Si-yu-ki* vol. I. P. 26 N. 81）。王靜安氏以入刺沙袁爲賈耽四夷通道裴羅將軍城之對音云（觀堂集林卷十四，西遼都城虎思幹耳朵考，繁不備引）。

從安西西北千餘里，

案：安西都護府時仍治龜茲（卽今庫車 Koutcha）——貞觀中置於交河城（吐魯番西），顯慶初移治龜茲，咸亨初沒于吐蕃，長壽中復取之（見唐會要卷二二）。

庫車與 Tokmak 間之距離，約八百華里，玄奘謂九百里餘近是。Richthofen 主張玄奘之二百五十里與赤道一度相當（*China*. vol. I, p. 543），則玄奘之一里約當四四〇公尺，Henry Yule 主張玄奘百里，解作一日行程。（*Notes on Hwen T'sang's Accounts of the Principalities of Tokharistan*. J. R. S. 1872. p. 92.）桑原隲藏主張「唐之里長，今擬稍行短縮。」（張鷟西征考漢譯本頁九四）。足立喜六云：唐里有大小之別，小程四五四・四公尺，大程五四五・五公尺，較今華里五六八・四公尺爲短（長安史蹟考譯本小引頁三，又頁四一），似未審。

賈耽皇華四達記謂五百九十里誤。（新唐書卷四十下地理志中附載，而不揭其書名，若以武經總要所引皇華四達記對照之，則知地理志抄賈耽書矣）。

杜氏謂千餘里，蓋紆迴崎嶇而致誤也。

有敦達嶺，

太平寰宇記引（卷一八六）奪「有」字，今從通典（卷一九三），通志（卷一九六）引。

賈耽作拔達嶺（新唐書地理志卷四三下）。通考（卷三三九），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（卷五九）引「敦」作「勃」，丁度集韻云敦與勃同。

丁謙謂此嶺即阿克蘇北四百里穆素爾達坂。（見經行紀考證，蓬萊軒地理叢書，浙江書局）。誤。

Chavannes 謂應爲拔達嶺，今天山南之南道 Bedel (or Bedal) 是也。（西突厥史料馮譯本頁一〇七）。桑原隲藏謂漢宣帝時，陳湯欲擊郅支單于，由溫宿經烏孫向康居，亦取此道。（張騫西征考譯本頁二八）。

此嶺乃天山之一部，海拔四二二四公尺，從今烏什西北行，溯 *ouïal* 河而上，便至。玄奘西行即逾此嶺，稱之曰凌山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曰：「其山險峭，峻極于天，自開闢以來，冰雪所聚，積自爲凌，春夏不解，……蹊徑崎嶇，登涉艱阻，……懸釜而炊，席冰而寢，七日之後，方始出山，徒侶之中凍餒死者，十有三四，牛馬逾甚。」（卷二）。度山時之情況，即如爾耳。

嶺南是大唐北界，嶺北是突騎施南界，

突騎施 Tureach。浙江書局本通典，通志，通考及太平寰宇記引均作「突厥騎施」，（卷數同前，不復列，以後仿此），王靜安氏作突騎施而未加校讎，（王忠愍公遺書外編，古行記校錄）。茲據舊唐書（卷一九四下），新唐書（卷二二五下），冊府元龜（卷九七一）及突厥碑文（作 Türges）改。

突騎施爲咄陸五部之一，西突厥別部也，西域圖志地圖考訂在博羅塔拉河兩岸，在別一時代在熱海（Issik kul）之東。其事跡見新舊唐書及 Parker: A thousand years of Tartars（韃靼千年史）。

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，

太平寰宇記作「二十餘里」誤。

葱嶺在新疆疏勒蒲犁等縣西邊，中國諸山之發源處也，土名隨地而殊，於古總謂之葱嶺，西河舊事謂其山高大，上悉生葱，故名。（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注引）。

案：敦達嶺至葱嶺鳥道八百五十里許，此言二千餘里，豈紆迴曲折之故耶，蓋傳聞而失實也。

其水嶺南流者，盡過中國而歸東海。

南流水如穆肅爾河，阿克蘇河會塔里木河入羅布泊，丁謙曰：「世傳羅布泊爲黃河上，故曰歸東海。」（經行紀考證），丁說是也。

Chavannes 謂羅布泊爲黃河上源說，創自張騫，後人仍之，至唐劉元鼎使吐蕃後，始略知其真相云（見中國之旅行家譯本頁三）。

嶺北流者，盡經胡境，而入北海。

「盡經胡境」，通考作「盡歸胡郡」，今從通典，太平寰宇記及通志引。寰宇記奪「嶺」，「者」二字。

丁謙謂北流水爲特克斯河會伊犁河，入巴勒喀什湖 (I. Balkash)，當時不知北海所在，故以此泊爲北海，似甚是也。竊意敦達嶺旣爲 Bedai，則以納林河及小納林河爲北流，[Arui] 爲北海較是，白鳥庫吉謂華人之四海，均係泛指，杜環蓋亦如是焉。

又北行數日，度雪海。

新唐書謂北三日行，度雪海 (卷二二下康國傳)。通志引誤「海」爲「嶺」。

雪海。Chavannes 謂應指 Djium Bel 嶺 (乏驛嶺) 上之諸小湖。(西突厥史料馮譯本頁 10)。

赴碎葉之路、Chavannes 謂必不循熱海 Issik-Kul 南行，乃先至海東之哈喇庫爾 (Kara-Kol) 城，再沿熱海北岸行，其理由有二：「一、尋常通道在此湖之北，可以俄文地圖證之，湖之南通行甚難最近諸旅行家業已證實其事……；二、西域記云：「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」(卷一)，註謂清池或名熱海，至素葉碎葉並爲同名異譯，不難知之也。』(頁數同上)。鑿鑿無比，可爲定論。箭內互博士東洋讀史地圖謂在湖之南，誤矣。

其海在山中，春夏常雨雪，故曰雪海。

王靜安氏校本作春夏「嵌」雨雪，誤。今從通典，通志，通考，太平寰宇記引。

中有細道，道旁往往有水孔，嵌空萬仞，轉墜者莫知所在。

通考所引無「中」字，又誤「所」爲「數」。

太平寰宇記，通志引誤「轉」爲「輒」。

敦達嶺北行千餘里，

王靜安氏校本作「東行」，誤。今從通典，通志，通考及太平寰宇記引、

「千餘里」，太平寰宇記誤爲「十餘里」。

新唐書謂北行贏千里，此仍本書之誤也，玄奘謂九百里餘近是，賈耽謂五百四十里亦非。（參考書及其卷數俱同前）。

至碎葉川，

古今圖書集成引誤「川」爲「州」。（卷數同前）。

西域記作素葉水（卷一），新唐書作細葉水（卷二二一下），亞刺伯史家 Tabari 書中之 Suy-ab 均同名異譯也，(ab 爲阿刺伯語，河之意)。

Margart 謂碎葉水，在回教徒謂 Sij-ab，當即今之吹河 Cui (Chu or Thou)。(Die chronologie der Altürkischen Inschriften, P. 56)。碎葉城在其岸。

葉河卽藥殺水，商務之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云卽碎葉水誤。（詳見石國箋証）。

其川東頭有熱海，茲地寒而不凍，故曰熱海。

王靜安氏曰：「原作東川，據太平寰宇記引改」。案：今本通典仍作「川東」，固無誤也。王氏所據之李元陽本，惜未之見。

熱海卽大青池。Issik-kul or Issyk-koul 係 Kirghiz 語。Warm lake 之意。(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)。

慈恩傳曰：「清池亦曰熱海、見其對凌山(Bedal)不凍，故得此名，其水未必溫也，周千四五百里，東西長，南北狹，望之森然。無特激風而洪波數丈。」(卷二)。西域記謂色帶青黑，味兼鹹苦，又稱鹹海(卷一)。今湖深一五七〇公尺。

Sven Hedin 謂此湖水深、且有溫泉，從未凍冰，(亞洲腹地旅行記)。

又有碎葉城，天寶七年，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，

碎葉城已見前。城周六七里，諸國商胡雜居，(西域記卷一)。

北庭節度使，開元中置，亦曰伊西節度使，又稱伊西北庭節度使，治北庭都護府，在今新疆孚遠縣。王正見事跡不可考，新舊唐書無傳，資治通鑑，唐鑑、唐會要中均未見之。天寶七年爲公元七四八年。

王靜安氏曰：「隋唐以來，熱海以西諸城，碎葉爲大，西突厥盛時，已爲一大都會，及唐高宗既滅賀魯，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，以碎葉備四鎮。(唐書西域傳。純案：松田壽男碎葉與焉耆言之較詳)，調露中，都護王方翼築碎葉城……」

後突騎施烏質勒屯碎葉北，稍攻得碎葉城，因徙居之(同突厥傳)，開元十年，十姓可汗請居碎葉城，安西節度使湯嘉惠表以焉耆備四鎮，(全上西域傳，焉耆傳)，嗣後突騎施別種蘇祿子吐火仙復居之，(全上突厥傳)，天寶七年，始爲北庭節度使王正見所毀，(通典一九三引杜環經行記)，後葛祿復據其地，唐中葉以後，與西域隔絕，其

地遂無所聞……。〔西遼都城虎思斡耳采考，長春真人西遊記注卷上同——王忠愍公遺書內編〕。

Chavannes 曰：「〔蘇祿死後，突騎施〕黃黑二姓之爭因史料之不足，未能詳其始末，中國偶亦有時參入，七四八年，北庭節度使王正見曾取碎葉，並建大雲寺於其地……。」〔西突厥史料譯本頁二〇七〕。

純案：吐火仙爲蓋嘉運所擒（舊唐書卷九，通鑑卷二一四），以後之碎葉城又不知如何。王正見之伐碎葉與突騎施黃黑二姓有關，似無疑義，第以文獻不足，未獲窺其全豹爲遺恨耳。

城壁摧毀，邑居零落。

太平寰宇記引，城壁上多「至此」二字，今從通典，通考引。古今圖書集成作「薄城伐壁權毀」，誤。

王靜安氏校本，「邑居」作「邑里」，雖有所自，（後漢書，列子，賈子新書均有邑里二字），恐非本來面目，今從通典，通志及通考引。

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處，

舊唐書曰：「開元三年……（以後）……上乃遣史懷道（卽阿史那懷道，見舊唐書卷一九四下，新唐書二五下）女爲金河公主，妻之（突騎施蘇祿）……。」〔卷一九四下〕。

新唐書曰：「開元五年……其後閱一二歲……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，妻之（蘇祿）……。」〔卷二五下〕。